

徐志摩文集

詩集



徐志摩文集

詩集

徐志摩文集（全五集）

著者——徐志摩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香港鰂魚涌芬尼街2號D五樓

印刷者——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版次——1983年10月初版

© 1983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1988年1月上海書店重版

定價：19元

出版說明

翻查本館的歷史資料，知道有一套《志摩全集》已經打好紙型，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出版面世。徐志摩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直到目前爲止，他的作品已出版的並不多。我們考慮過，如果能够將這套由陸小曼女士親自主編的《志摩全集》出版，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但是，事隔近五十年，能否找到有關材料，我們不敢寄予希望。

一九八二年春，正當本館紀念建館八十五周年之際，北京總館來電話，說在上海找到了《志摩全集》的原紙型。這確是一個意外的大喜訊。在這同時，我們得到北京圖書館的協助，借出《志摩全集》的清樣稿。於是開始了《志摩全集》的出版整理工作。

經過整理，我們決定將這套《志摩全集》改名爲《徐志摩全集》，合編爲五卷出版。

徐志摩全集

這五卷分別是卷一《詩集》、卷二《小說集》、卷三《散文集（甲、乙編）》、卷四《散文集（丙、丁編）》、卷五《戲劇集和書信集》。丙文方面，除校正個別錯字及請趙家璧先生把《書信集》中幾處空方框補上人名外，其餘編排包括書眉、頁碼等一律不變。

《徐志摩全集》的出版，得到沈從文教授、陳從周教授、趙家璧先生寫序文；得到北京圖書館借出清樣稿；得到有關單位和朋友的支持、幫助，都十分感謝。同時，由於《志摩全集》原紙型太舊，在打黑樣的過程中，本館上海辦事處同人盡了很大的努力，保證出版質量，也表示感謝。

《徐志摩全集》編輯工作開始於五十年前，限於當時的條件，徐志摩先生的作品未收編的尚多，我們現在已開始進行《徐志摩全集（補遺）》的編輯工作，希望這項工作得到徐志摩先生生前友好、文藝界、學術界朋友的支持和幫助。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一九八三年六月·香港

序

沈從文

九八二年冬天，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李祖澤先生告訴我，徐志摩先生的全集，將於一九八三年第一二季度付印出版，我是徐先生相熟至今還健在的少數人之一，希望我能寫個小文，作為紀念。李先生還告訴我，這個全集抗日戰爭前就已編成待印，雖算不得最完備的底本，卻是最早結集的底本。並且每個篇章，都經過徐夫人陸小曼女士生前一一過目，親自校核，得到趙家璧先生協助，補充校訂完成的。我覺得這是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也是志摩國內外至今還活着的親友和對志摩作品始終充滿好感的讀者一種共同的心願。

志摩先生於二十年代初從事創作活動，前後僅僅十年，不幸早逝，死時還只三十六歲。在這短短時間中，寫成的散文和詩歌，在廣大讀者間所取得的成就作出的貢獻十分顯著。志摩先生的作品，當時印行本來就不多，在近半個世紀社會動蕩形成那種長久不息的

大旋風中，所有作品不僅早已消失殆盡，他的姓名，也默默無聞爲人們忘去多年了。這是爲什麼？原來在一些權威人士和新文學史家的書籍評論中，留給人們的印象是：此人政治上十分反動，雖有相當才華，但終究是個腐朽的資產階級代言人，一個公子哥兒，如是而已。

關於這位早死的詩人在文學創作方面的功過得失，目前已有有人在搜集資料準備對他作認真的研究，相信終會得出實事求是比較公平的結論。我要說的是他的爲人。

他爲人心懷坦蕩，毫無機心。一團火一樣熱的心，且特具感染力，影響到不少當時年紀較輕的朋友熟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他那平等待人的態度，他那勤奮忘我永不自滿的精神，給我的影響尤深。所以我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小說習作選集》代序中，就特別提到，我在創作上如果有點滴成就，那火種，是從這個不幸早逝的詩人手中接來的。

他爲人平易家常，不僅不是什麼公子哥兒，且無絲毫當時的洋學生習氣。記得兩次邀我到他福履坊吃飯，都是由後門進去，在披杜間同車夫廚娘一道坐下吃飯的。他一面說笑，

一面稱讚雪裏蕪燒豆腐比不久前招待泰戈爾那次的鍋塌豆腐還透味好吃。志摩就是這樣一個人。

一九八一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徐志摩詩選》，國內並已有人在對他作研究了；現在這個最早的全集即將印行，這一切跡象，說明這樣一個情況：「花獨放」的局面行將結束，「雙白」方針有了真正抬頭和推行機會，我覺得是一件大好事。志摩先生這個全集的出版，我深信在國內外都能得到重新肯定和認可，對於新一代散文詩歌愛好者，必將給以啟發、得到借鑒。因為這個不幸早死的詩人，他對新詩在發展過程中的卓越貢獻，他的處理文字表達情感不同一般的風格，還具有十分鮮明的青春活力，並不因時間而退色走樣。作品持久存在，實理所當然。

一九八三年二月一日

序

陳從周

三十多年前出於感情的衝動，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寫了一本《徐志摩年譜》，隨着時間的流轉，形勢有所改變，近些日子對徐志摩作品的研究者與讀者越來越多，尤其在海外，已成爲一門專門學問，同時也出版了全集，惜印數太少。而國內各報刊也都在登載了研究或介紹他與他的作品文章，若干出版社都爭先在出版志摩文集、詩集等。我也因之忙了起來，編輯與讀者的信幾乎每天皆有，實在疲於應付。老實說我不是想靠徐志摩吃飯的，而社會上卻有某些人，看到機會可乘，大肆活躍起來，什麼徐的傳呀，戀愛記呀，家鄉呀等等，不一而足。既未讀懂徐的作品，又歪曲徐的生平與形象，另一方面又靠他來謀利出名。我面對這種醜惡現狀，也無勇氣與這種人分辯，下定決心不再寫有關徐志摩的東西了。唯一的希望能有一部較完整的集子出版。因爲我早就明白我不是專門研究徐志摩的。

正如他前夫人張幼儀所說：「從周弟是有心人，爲了志摩事化了不少心血，是唯一愛護他的人，比他自己的小輩超過萬倍……」我過去寫的沒有任何目的，單純的感情而已。我有時間還是搞我的本行古建築與園林吧，何必去做「應時春餅」，同人家爭市場。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要出《徐志摩全集》，誠心誠意地要我寫上幾句，然而萬千思緒，還是一欲說還休，用沉默來表示我的一切。對他的作品，對他的詩也般的一生，對他的愛國之心，只能用「好處無一言」以了之。回想陸小曼臨終時以原商務印書館所排《徐志摩集》版樣及紙版交我，我黯然收下了與保存了這份東西，在「浩劫」的前夕和淚送交了北京圖書館收藏，居然依舊人間，才有今日與讀者見面之緣。小曼輓志摩聯有「遺文編就答君心」一句。我雖沒有直接參予編纂工作，然而今日也總完成了小曼的遺志。那麼，你與志摩在九泉之下，見到此書在地球上發行的時候，贏得廣大的讀者，也當報我愉快的一笑吧！

序

趙家璧

這已是半個世紀前的舊事了！當時我在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當文藝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組編工作幸已完成，心中還有兩個理想。根據蔡元培的建議，另編《世界短篇小說大系》，為五四以來翻譯文學作品同樣來個總結；作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姊妹編的這個十卷本的出版計劃，組稿工作都已落實，預約廣告也在一九三七年八月號《良友畫報》封底刊出，卻在日寇挑起的八·一三戰爭炮火中，活活地被斷送了。另外，那套得到矛盾的扶持，協助陸小曼共同編輯的《志摩全集》^①，我是把它作為五四以來現代文學家的第一部全集作一次嘗試的，未及如願完工，在一九三六年因版權轉移給上海商務印書館而頓成泡

^①當時陸小曼把這套全集稱為《志摩全集》而不稱《徐志摩全集》，此後我們徑用此名，本文中也就用了這個舊稱。

影。我一直把這兩件事視爲我編輯生涯中的終生遺憾。

今年二月中從北京開會回來，突然接到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來信，告訴我過去那套《志摩全集》目前正在用原紙型打黑樣，準備轉爲膠版印刷，用《徐志摩全集》名義近期內出版。信中說：「王雲五時商務沒有做完的事情，希望由我們去做完它。」同時約我寫篇序。這對我來說，真是喜出望外，是我晚年生活中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我欣然覆信同意了。

(一)

徐志摩先生是我在光華大學讀書時代的老師，不但在英國文學研究方面受到過他的薰陶，當我半工半讀開始走上編輯道路的時期裏，也曾得到過他的指點和幫助。一九三一年初他離滬去北京大學任教後，還保持着書信往來，每次南來，我都到四明邨去看望他，因此也熟識了他的夫人陸小曼女士。我最早編輯的《一角叢書》中，他就把散文《秋》交我列入計劃，但到該書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月初版出書時，他早已在一週前離開了我們這

個世界，「飛渡萬重的高山，去更闊大的湖海投射影子」去了。我當時還沒有從大學畢業，完全出於樸素的師生之情，忽然躍出了一種天真的遐想，當我看到《秋》一印再印極受讀者喜愛時，我就想起爲什麼將來不能給徐志摩先生出一部全集呢？這個念頭是當時大學圖書館和西書鋪裏，陳列着許多歐美著名作家成套全集所誘發起來的。陸小曼回憶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在他遇難後，我病倒在床上有一年多。在這個時間，昏昏沉沉，什麼也沒有想到。病好以後，趙家璧來同我商量出版全集的事，我當然是十分高興的。①

這說明編輯全集的設想，早在志摩逝世後一年（一九三二年）就在開始醞釀了。但真正排上工作日程表還在一九三五年。

①陸小曼：《遺文編就答君心》，載《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一年第4期；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以後文中說到小曼回憶文章，均見此文，不另加註。

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國新文學大系》開始出書，我第一次去北京訪友組稿。見到志摩生前友好鄭振鐸、冰心、胡適、周作人、沈從文和陳夢家等，我向他們談了編輯徐志摩全集的打算，除胡適反應冷淡外，無不對我熱情鼓勵。那一年鄭振鐸先我來滬，我回到上海後，他看到我還猶豫不決、勇氣不足時，要我去請教茅盾。茅盾對《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出版，可以說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爲我們出了許多好主意，解決了不少疑難。最近發表的茅盾《回憶錄（十八）》敘說甚詳^①。我那天去看望茅盾先生時，對他談了我的編輯計劃，他立即表示贊成。他認爲徐志摩的思想既是頹唐悲觀，又想革命，看到革命的影子又害怕，正代表了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心情；徐志摩寫的詩，當時的新詩作者還沒有人能與他相比的。據茅盾估計，今後幾代人會研究他，現在出版他的全集具有一定的意義。當我告訴他在陸小曼手中還掌握着一些未發表的日記和書信時，他說這是研究一位作家最重要的資

^①《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第8—1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

料，因此鼓勵我早日動手編，並認為替一位已過世的現代作家編印全集，在此以前尚無先例。是年三月間，我已把志摩的部分日記和書信用《愛眉小札》為書名，列入《良友文學叢書》出版，走出了第一步。徵得經理同意後，我就與陸小曼正式商談編輯全集的步驟，並訂出了規劃。我把已出的詩集、小說集、散文集和劇本等各種版本收集到手；需要花大力的是從散見在南北各地報刊而沒有入集的作品。這方面的工作，因限於當時的條件，遠遠沒有做完做好。

關於徐志摩的日記，他沒有每天都寫的習慣。但是他常常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地點，寫下一二十個片段；更有為某個心愛的人寫下一個本子的，《愛眉小札》就是求愛時期專寫給小曼看的一個實例。灰藍色布封面，天地頭很寬的雪白連史紙，十行藍格中，作者用毛筆寫下秀麗的手跡，字裏行間，表達了當時詩人「團火熱的真情，單單那個古色古香的狹長本子，令人一見就心愛；我們當時影印了一百冊真跡手寫本，現在連我自己都不留了。就是這一類日記，據說在與陸小曼結婚前他們二人都還各人寫過幾本，當時小曼曾告訴

我，保留在凌叔華手中。她當時曾去信要求借來編入全集，却連一封信也不覆。直到去年凌叔華答覆陳從周的信上，才第一次由這位保管人自述了詩人死後，在北平展開的一幕爲這幾本日記的爭奪戰。這幾本日記，小曼生前就告訴我安置在一隻「百寶箱」裏。徐志摩去歐洲找泰戈爾前，就把它交給凌叔華。凌在信中說：「不幸在他飛行喪生的後幾日，在胡適家有一些朋友，鬧着要把他的箱子取出來公開，我說可以交給小曼保管，但胡幫着林徽音一羣人要我交出來……。他們人多勢衆，我没法拒絕，只好原封交與胡適。可惜裏面不少稿子及日記，世人沒有見過面的，都埋沒或遺失了。」^①爲此事，我寫信去英國，請教凌叔華女士，她於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覆信中說：「因爲志摩遺稿存在我處，第一個不甘心的徽音，第二個想討好她的人是胡適（他政治興趣方濃……）。我很坦白的說，據理說，志摩既把（它）托付我，我有權代他作主（那個「百寶箱」中不止是日記，還有不少寄與

①《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三年，第1期，第9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

《晨報》的文稿），我說這個箱子應交予陸小曼，因她是妻子，不意胡適一再催交，並且勸我不必保存作『秘寶』（此二字是他用，十分傷我的自尊心，我為什麼須借志摩的遺物爲秘寶呢？）我托公超轉告胡，要交與小曼，不意他没照我話做，這是我想不到。現在遺稿失散，我不能不難過。」從這裏可見胡適在志摩遺稿的保存和轉移方面，玩了多大的花樣。近據卞之琳寫的文章中透露，就是這些後來交給林徽音保留的日記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終於消失了（倒不是直接出於『打、砸、搶』）。」①這樣看來，志摩日記留存在世的，除《愛眉小札》外，可能就是四十年代由小曼交我編在《志摩日記》（晨光版）中的《西湖記》和《眉軒瑣語》了。海外出版有關志摩的遺文佚篇中，也至今未見有什麼其他日記發現。

回憶當年爲向志摩生前友好徵求借印作者的書簡，我和小曼合擬了一封情辭懇切的信，還附印了一封由「良友」出面的鉛印公函，但反應不强。北方的幾位掌握大量書信的朋

①《上海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二年，第3期，上海。